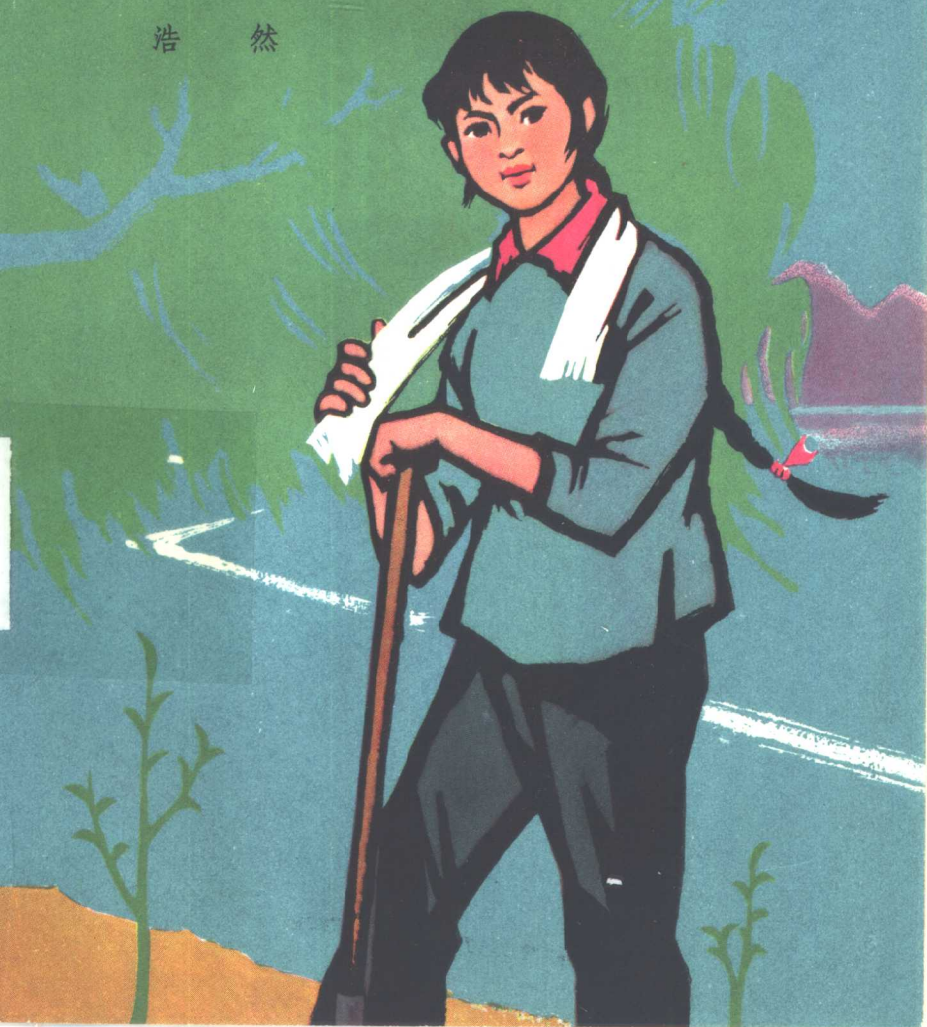


翠泉

CUIQUAN

浩然





羽泉

浩然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反映农村少年生活与斗争的短篇集。

作者以热情的笔触,描画了一群志趣相同、风姿各别的少年形象:其中有活泼干练的翠泉,敢于斗争的石柱子,有热爱集体的志耘,还有那力争上游的冯志远……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诚,与天地搏斗的雄心,誓改“穷白”面貌的壮志,使他们的青春在农村这一广阔的天地里发出了夺目的异彩。从这些洋溢着蓬勃生机的人物身上,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革命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。

作品的语言朴素洗炼,饱孕着浓郁的生活色彩。

翠 泉

浩然 著

徐进 插图 朱铭善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3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:0196 (初中、高小)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 3/16 字数60,000

1966年4月第1版 196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2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181

定价: (4) 0.24元

目 录

石柱子	1
翠 泉	26
同 志	51
父 女	62
追 赶	89
姑 嫂	109

石柱子

一

会计去派房，我在办公室里等着。

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子，不声不响地走进来了。他看我一眼，在屋里兜了个圈子，又看我一眼，才笑嘻嘻地说：“同志，从北京来呀？辛苦，辛苦。唉，我们这个小山村，就是房子缺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就请到我家里委屈几天吧。”

还没有容我回答，玻璃窗子忽地一黑，像是遮住了一块大锅盖；又出现一张小圆脸，没看清楚，一闪不见了；紧接着毛蓝布门帘子“呼啦”一声，门口出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。

就像锅盖那么大一顶草帽子扣在他那小小的脑壳上，个儿显得更矮了。他背着筐子，光着脊梁，青布裤子卷到膝盖上；一只手撩着门帘子，一只手拄

着腰，一只脚跷(cǎo)着门坎子，一只脚站在门外边；小圆脸上挂着汗珠子，两只机灵的小眼睛，瞪得圆溜溜地瞧着我。

我招呼他：“进屋玩吧。”

他笑了，薄嘴唇一咧，露出豁(huō)牙子；立刻又绷起脸来，说：“玩？嘿，我哪有工夫玩呀，又不是小孩子！”又转过身，很不礼貌地问那个老头子：“不去干活儿，跑到这儿干什么来啦？”

老头子说：“请同志住我家去。”

少年眼一竖：“谁让他住你家去？不去，不去！”

老头子也翻白着眼说：“没事多事，你算赶哪辆车的？”

少年很傲慢地一挺胸脯子：“老队长今早上宣布的，我是你们那组的副组长啦！往后我要管着你，懂吗？”

老头子听了这句话，神气忽然一转，眉眼带笑地说：“啊！你那么积极，早就该混



上个干部当了。得，石柱子，往后大伯求你多照应喽……”

石柱子没有再理睬那个人，放下背上的筐子，进屋搬出我的行李，塞进筐子里去，背起来，就像招呼小弟弟或者小妹妹那样对我说：“走，回家！”……

我跟着石柱子往东走，往北拐，都快到野地了，才停在一所用树枝子围成的小院子门前。

沿着寨子是一排向日葵，朝着中午的太阳，摆动着脸盆似的大黄花。走进栅栏门，东边一垛草，西边一片菜畦，北边是三间草顶坯墙的矮房子。一群黑光光的小猪从脚边跑过，吓了我一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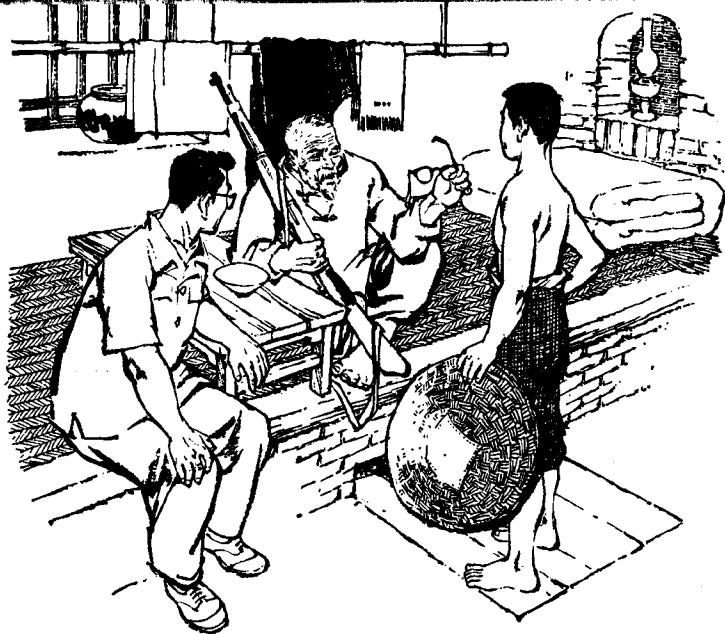
石柱子放下筐子，往外边掏着行李，朝屋里喊了一声：“爷！”

屋子里，立刻传出洪钟般的回声：“嗨，这么早就回来啦？”

石柱子说：“来同志啦！”

屋里人说：“进来吧。”

我们走进屋，只见炕上坐着一个白头顶连着白胡子的老头；看样子总有七十岁了，却红光满面。他两条腿平伸地坐在炕上，两只蒲扇似大手正摆弄着一支老式的步枪；别看枪口老了，倒擦得溜光贝亮。



老人家摘下缺了一根腿的老花镜，瞧瞧我，问：“从哪儿来呀？”

石柱子一边往炕上放行李，替我回答：“姓梁，北京的，专门写报稿子，这回是来劳动的。”

老爷爷听了笑笑，拍拍炕说：“坐吧。要渴，柜上有暖壶，自己喝自己倒；饿了，锅里有饭，跟石柱子一块儿吃。”

石柱子很气愤地告诉他爷爷说：“王自堂这个臭富农真可恶，硬要拉梁同志到他家住，让我给训了一顿！”

这会儿我才知道，那个瘦老头叫王自堂，而且是

一个富农。

石柱子说着转脸告诉我：“刚给他摘富农帽子那两年，他还老实一点儿，后来就慢慢地露出尾巴来了。见了面，我就想给他两个耳刮子！”

老爷爷笑笑说：“石柱子呀，你那性子，往后也得磨练磨练啦！队长让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当小组长，为的从小就培养你。干庄稼活的本领要过得硬，阶级斗争的本领更要过得硬。光有前边那个过硬，没有后边那个过硬，生产建设就不用想搞好。咱们跟王自堂这样的人不能调和，倒不是单单因他的成分是富农，过去剥削过咱们，跟他记了仇；最根本的是他不甘心被打倒，不接受改造，反而跟咱们结下了冤。他要是老老实实改造，咱们也要给他出路。他不好好走，总想破坏咱们；可是他不毒咱们的牲口，也没有烧咱们的麦垛，所以我说，跟他斗争就复杂难办啦！他的坏东西全在这儿哪！”老爷爷指指自己的脑袋，“他知道拆公社的台是办不到啦，就生着法儿想让我们变——对啦，就是公社书记说的和平演变。光凭恨，光凭火气抵不住这暗箭黑枪啊，得学会眼明、心亮、骨头硬，来对付他们！”又对我说，“你哪儿也不用去，到这儿就算到家了。就是窄巴一点儿。”

石柱子说：“再窄也能搁下他呀！”又非常自豪地告诉我：“你别看我们这儿不起眼儿，我爷爷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那会儿就住工作同志，我爸爸当民兵打顽军那会儿也常住，这几年更不断，啥样大人物没住过。这回让你住东屋。你们写稿的人图清静，对不对呀？没错，我知道你们的底儿！”

石柱子这个小家伙真有意思极啦，他会恨，会爱，表面一看有点粗鲁，其实非常细心，很像个懂事的小姑娘。他帮我打扫东屋，手脚麻利，炕上、地下，连土墙壁都打扫了一遍；随后放好行李，又给我打了一盆子洗脸水。

我洗了脸，回头一看，石柱子呆呆地站在我的背后，那神气像是碰到一件很为难的事情。我有点纳闷了。

他说：“你盘着腿坐在炕上写字儿不大习惯吧？坐久了准得腿麻。瞧，我们连一张八仙桌子都没有。”说着，到外屋搬进一块大面板子，又出去搬砖；一趟一趟地搬进来，垒在地上。

我也莫名其妙地跟他搬砖。

他说：“嗨，别搬了，够高啦！”随手把面板子搭在两个垒起来的砖墩子上，还在上面铺了一张报纸，用

手按按，淡眉毛一挑，咧嘴笑了：“嘿，这个桌子真不赖呀！对付事儿呗！我们公社才成立五年，当中还闹了两年灾。过五年你再来，大瓦房盖上等着你，电灯、办公桌，都给你准备得齐齐全全。不是吹牛！我们的水库就要修发电站了，初级社栽到山上的树都半搂粗了……”

我笑着说：“没有瓦房、电灯，也很好。”

他点着头说：“对啦，对啦，什么好也不如人好。跟王自堂睡一条炕上去，不中毒才怪哪！别看我小，我跟地主富农系的仇疙瘩永远也解不开！我爷爷让他们逼得扛上枪，我爸爸让他们逼得扛上枪，这回轮到我了，要跟他们打不动枪的仗，这回是斗到底儿啦！”

二

我遇上了这家好房东。老爷爷是党支部委员，儿子在军队上是军官，石柱子是村里有名的小积极；组长上党校了，石柱子抓全组工作，还毫不客气地对我说：“干农活我比你强，我收你当徒弟！”老爷爷每天扛着他那支三八枪到封闭的山林守卫，我白天跟石

柱子下地学活，晚上教他念书。生活很愉快。

有一天，我们到小河边上去拔晚玉米苗。人还没有到齐。早来的人蹲在地边上说闲话儿。石柱子一到这伙子年轻人里边，就热闹啦；他跟谁都能说笑在一起，人们都喜欢他。

这工夫，小河边的柳丛一忽拥，走出一个人。他耷(dā)拉着脑袋，倒背着手，慢吞吞地朝这边迈步。等近了我才认出他，就是那天要拉我到他家住的那个王自堂。

王自堂磨磨蹭蹭地踱到一个叫福子的小伙子身边，挺亲热地拍着他的肩膀，涎着脸说：“福子，今晚上仍旧到俺屋里去打扑克好吗？”

福子“噌(cēng)”地站起身跳过去，喊着：“嗨，我正要找你，你倒送上门来了。”一把揪住王自堂的耳朵，“你咋耍赖？”

王自堂一面挤眉弄眼地出洋相，一面随着福子的手转圈圈，嘴里边喊：“唉，唉，我要啥赖？快撒手，耳朵要掉啦！”

福子更加使劲地拧着他的耳朵：“你还不要赖？！为什么许愿不还愿？打扑克输的烟卷怎么不拿出来？”又回头招呼别人，“快来，给他看上瓜！”

有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应声跳起，嘻嘻哈哈地把王自堂按在地上。王自堂又喊又叫，别看他挺干瘦，劲儿还不小，两个人都收拾不了他。

福子又喊：“来，先打油！”

两个小伙子一人扯着王自堂的胳膊，一人扯住王自堂的腿腕子，一抬一放地敦起来了。

王自堂“哎哟、哎哟”地连骂带央求：“欺负老实人不怕有罪呀！你们还造孽(niè)呀！快撒手，快撒手，饶了我吧！请你们还不行吗？”

福子停住手：“你答应请了，对不对？先放了他。”

王自堂被放了以后，故意皱眉、咧嘴，弯着腰，用手捂着屁股揉：“哎哟，哎哟，龟孙子们，真会赶尽杀绝呀！真是骑在人家脖子上拉屎呀！屁股敦两半儿，没法吹喇叭了……”

这几句话引得福子他们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坐着的好多人没有笑，大家都投去鄙夷的眼色。石柱子也没笑，眉毛皱在一起了。

王自堂在笑声里撩开衣襟，从贴身的那件小褂子兜里掏出一包“革新”牌的香烟；他见福子两人围上要抢，就把烟举起来，一边躲闪一边说：“嗨，别

这么自私自利，新社会不行抢，讲究平均分配，每人有一份儿。”说着，打开烟盒，先抽出两支，给了福子他们两个，又抽出一支，两个手指捏着，朝我递过来。

石柱子推开他的手：“留着你自己抽吧，他不会。”

王自堂并不知趣，又伸向石柱子：“常言说烟酒不分家，他不抽你抽。”

“不会！”

“嗨，当干部的走京上县地开会，不会抽香烟多土气呀！得学着点儿。福子，这烟不赖吧？瞧，你真行，才半个月，学会从鼻子眼儿出烟了，够意思。这烟是山东出的。嘿，我在旧社会到济南去过一趟，大明湖、趵突泉那景致可真美呀！人活着，非得到处闯闯，见见世面，才算没白活。这是我女婿从城里买来的。人家村阔气，看不见烟荷包烟袋了，都是抽洋烟卷儿；人家村兴开荒地，都会生着法儿挣钱……”

坐在我旁边的石柱子，听到这些话，气得把牙齿咬得“吱吱”响。

福子趁其不备，从王自堂背后伸过手来，夺走烟盒。

王自堂没有追他，一摆手说：“有本事自己挣钱

自己买，别靠抢人家的过日子，穷也得有点志气！”

石柱子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噌”地跳了起来，两手叉腰地往王自堂跟前一站，严厉地质问：“王自堂，穷人怎么没有志气了？没有穷人鬼子赶不跑，国民党打不倒，社会主义建设不起来，你为什么转弯儿骂穷人？”

王自堂嘻皮笑脸地说：“这是说笑话哪，你怎么急眼呀！”

石柱子说：“这样笑话到你们家说去！再听你转弯抹角地骂人、散毒气，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！”

坐在地下的几个人也帮着石柱子说王自堂：

“王自堂你那嘴应当干净点儿！”

“不光是骂人，那话里还套着话哪！”

石柱子对福子说：“福子哥，别抽他的，还给他！”

福子不以为然地一晃脑袋：“还给他？没那好事儿！”……

干活的时候，王自堂故意靠着；问我短什么，缺什么，农村生活过得惯不惯。我也批判他刚才说的那些话。

他说：“我这个人有嘴没心，好说笑话，谁想他当真了呢！往后我不胡说就是了。”停了停，又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从小看大，三岁知老，石柱子是块料，不

能小瞧他。唉，我还拿他当小孩子看哪，说大就长大了，不简单啦！跟他爸爸不差分毫……”

石柱子第一个拔到地头上，又回来接我一节儿。

福子也到地头上，正香甜地抽着“革新”牌的香烟。

石柱子两只眼珠儿盯着福子手上那香烟盒，脸色忽地一阵发白。看那样子，准要跟福子大吵一顿。

我猜错了。石柱子不仅没有吵，态度反而又变得很温和，他说：“福子哥，让王自堂骂一顿，你一点都不生气？”

福子吐着白烟，笑着说：“他是个大活宝，开开心。”

石柱子说：“你别把这些都当笑话听，听多了要中毒呀！我爷爷说，他用脑袋里边的坏东西跟咱们斗，比动刀子动枪还难提防呀！”

“真是大惊小怪，他又没有骂共产党，没有骂社会主义……”

“他转弯抹角地骂，比直骂还可恶，你抽的是‘革新’牌烟，我看哪，你早晚得让人家革了！”

福子急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石柱子并不发火：“什么意思，我让你警惕着点

儿。他笑里藏刀，出洋相故意讨人亲近，借由头放毒气，你眼睛看不见，耳朵也听不出，我看你已经中毒啦！”

“我没吃你家饭，干集体活不含糊，用不着你管我！”

“我偏要管！”

“你凭什么管我？”

“凭着咱们全姓穷！”石柱子把“全姓穷”这三个字儿说得多么有劲儿呀！这是从一个贫农家的少年心里边跳出来的。

收工回家的路上，石柱子忽然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我真苦恼！”

他也有苦恼吗？我问他为什么。

他没有马上回答，顺手从路边的柳丛子上揪了一片叶子撕扯着，低头走了一节儿，又把碎叶子扬开，才说：“我真想搬走，搬到一个没有地主、富农的地方，专门成立一个全是一色的贫下中农的生产队，全是一色的积极分子；要那样，我敢打保票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三年就能把共产主义建成！唉，不行呀！老队长和我爷爷都批评我这个想法是孩子气，根本办不到；还说，尤其是在有毒的地方生活，越能锻炼